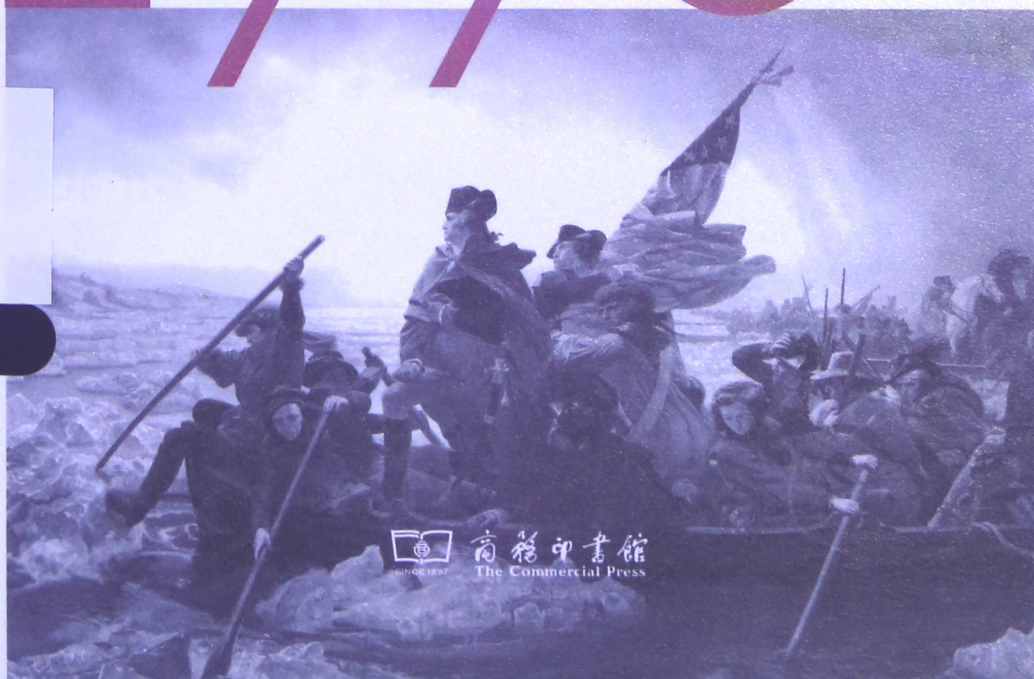


〔美〕戴维·麦卡洛 著
刘彤 译

美国的诞生

1776

The Making of America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776

——美国的诞生

〔美〕 戴维·麦卡洛 著
刘 彤 译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776: 美国的诞生 / (美) 麦卡洛著; 刘彤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055-6

I. ①1… II. ①麦…②刘… III. ①美国独立战争-史料 IV. ①K7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871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1776

——美国的诞生

〔美〕戴维·麦卡洛 著

刘 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055-6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8

定价: 48.00 元

戴维·麦卡洛

(David McCullough, 1933—)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自1968年出版处女作《约翰斯敦大洪水》(*The Johnstown Flood*)后,即以运用史料的翔实严谨与叙事手法的生动独特蜚声美国文坛,成为当代美国极具影响力的通俗历史与传记作家。曾以《杜鲁门传》(*Truman*, 1993)与《约翰·亚当斯传》(*John Adams*, 2001)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并于2006年12月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官方豆瓣: 商印文津文化

官方微博: @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

坚持和热情会创造奇迹，自古如此。

——乔治·华盛顿将军

目 录

第一部 围城

第一章 王权之责	3
第二章 武装暴民	23
第一节	23
第二节	48
第三节	58
第三章 多切斯特高地	80
第一节	80
第二节	97
第三节	109
第四节	121

第二部 决定命运的夏天

第四章 划定界限	129
第一节	129
第二节	147
第三节	157
第五章 战 场	173
第一节	173
第二节	190
第三节	203
第四节	212

第三部 大撤退

第六章 命运蹉跎之时	221
第一节	221
第二节	230
第三节	257
第七章 最黑暗的时刻	270
第一节	270
第二节	282
第三节	298
参考文献	323
鸣 谢	376

第一部 围城

反复思考我的处境、这支军队的处境，让我忧心忡忡。而我周围的人还在蒙头大睡，很少有人知道我们面临的困境。

——乔治·华盛顿将军

1776年1月14日

第一章 王权之责

天佑乔治吾王

福泽寿命无疆

天佑吾王

护彼奏凯

赐彼荣光

永延帝祚

天佑吾王

1775年10月26日下午，星期四，英王乔治三世乘车离开圣詹姆斯宫^①，前往威斯敏斯特宫^②，所到之处，威仪尽显。议会将就不断升级的美洲战事召开会议，乔治三世前去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

天气微凉，但天空晴朗，阳光普照，这在伦敦并不多见。

① 圣詹姆斯宫 (St. James's Palace)，英国最古老的王宫之一，名称来自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此指亚勒腓的儿子雅各，一般称小雅各，以便与大雅各即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相区别），照理应称圣雅各宫，但国内媒体多称圣詹姆斯宫，本书仍从旧俗。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下同。

② 威斯敏斯特宫 (the Palace of Westminster)，英国议会两院的会议地。

万物都沐浴在明亮的阳光中，皇家骑兵团装扮一新，光鲜夺目，无懈可击。在这个传唱着激昂爱国的《天佑吾王》和《大不列颠一统天下》的时代，在一个崇尚华服盛典的国家，此情此景几臻完美。

到场的大约有 6 万人，沿纵贯圣詹姆斯公园的街道列队守候。在威斯敏斯特，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有人一大早就站到这里，希望一睹国王或某些议会名流的风采。由于过于拥挤，后来者想看到点什么都有困难。

当时有很多美洲人住在伦敦，其中一位是个支持英国统治美洲的亲英分子，名叫塞缪尔·柯温，来自马萨诸塞。他觉得上议院门外“草民”太多，难以忍受，只好返回自己的住所。他想看一眼国王却没有看成，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国王陛下坐轿从圣詹姆斯宫附近经过，但他正在看报纸，报纸离脸太近，只露出一只手。“这是我见过的最白的手，戴着一颗大大的玫瑰花形钻戒。”柯温如是记录。

国王的仪仗队 2 点从圣詹姆斯宫启程，以步行的速度向前行进。依照传统，两名近卫骑兵手持宝剑在前开道，后面是一辆辆闪闪发光的四轮马车，车上坐满达官显贵，再后面是铿锵作响的皇家骑兵团卫队、身着红色和金色制服的王室警卫，以及一队同样身着红色和金色制服的步兵。队列最后是国王的四轮礼车，体积巨大，金碧辉煌，拉车的八匹高头大马通体奶油色（真正的汉诺威奶油），一名御马师骑在左首的领头马上，旁边六人步行陪同。

国王仪仗的派头举世无人能及，英格兰人对此心知肚明。皇家彩车长 24 英尺，宽 13 英尺，^① 重量将近 4 吨，经过时足

① 约长 7.3 米，宽 4 米。

以令大地发抖。乔治三世几年前开始建造这辆彩车，坚称彩车必须“无与伦比”。彩车上方有三个镀金小天使，代表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高居在镀金王冠上。在沉甸甸的带有轮辐的前后车轮上方，耸立着四个镀金的海神，令人敬畏，提醒人英国是海上的霸主。门板上绘有代表英国辉煌历史的象征性场景，车窗宽敞，足以让人看清车内头戴皇冠的威严王者。

从人们眼前经过的仿佛是大英帝国的荣耀、财富和实力。这一帝国现在已把加拿大收入其中，版图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海岸一直到密西西比河以远，从加勒比海一直到孟加拉湾。伦敦人口接近一百万，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被公认为世界的首都。

1760年，乔治三世登基为帝，时年22岁。总的说来，他一贯简朴，毫不做作。他喜欢粗茶淡饭，喝酒浅尝辄止，而且只喝葡萄酒。他蔑视时尚，不戴假发。圣詹姆斯宫已略显寒酸，但他一点也不在意，他更愿意圣詹姆斯宫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宫廷场合待人接物有些拘谨，很多人觉得他沉闷无趣，令人失望——他更愿意在温莎宫的农场穿着农夫的装束优游度日。社会上，宫廷中，浮华风气盛行。包养情妇、背叛婚姻，不仅是生活中可以接受的一部分，而且受到吹捧。国王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一直对相貌平平的王后、德国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公国的公主夏洛特·索菲亚忠贞不渝。他和她生养了10个孩子（最后这个数字达到了15个）。有传言说，农夫乔治主要的爱好是羊腿肉和其貌不扬的妻子。

但这样说有失公允，他绝不像当时及后来的那些批评者所说的，是一个没有魅力、缺乏智慧的人。他身材高挑，仪表不凡，一双清澈的蓝眼，总是带着欢悦的神情。乔治三世真心热

爱音乐，能演奏小提琴和钢琴（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亨德尔，但对巴赫的音乐同样倾心。1764年，他听到少年莫扎特演奏管风琴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还热爱建筑，能亲手绘制美观的建筑图。他对艺术的鉴赏力不凡，很早就开始搜罗自己的藏品。目前他的藏品不仅包括普珊（Poussin）^①和拉斐尔等老一辈艺术巨匠的水彩画和油画，还包括当时意大利画家卡纳莱托（Canaletto）的作品。他热衷藏书，建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之一。他喜欢钟表、轮船模型，对实用的东西和天文学都很感兴趣，还创办了皇家艺术学院。

他还有本事让人如沐春风。塞缪尔·约翰逊在思想领域无一不精，却一向不喜臧否人物，但他对乔治三世“率真的性格”青眼有加。约翰逊参观乔治三世图书馆的时候，两人初次会面并交谈，之后约翰逊对图书管理员说道：“先生，别人爱怎么评价国王都可以，但他是我见过的最文雅的绅士。”

有传闻说，乔治三世脑子笨，11岁时还不识字，但这都是无稽之谈。乔治三世的怪异行为，被人称为“癫狂”的举止，很晚才露出苗头，已经是20多年后的事了。所谓的“癫狂”也并非精神疾病，而可能源于卟啉症^②，一种直到20世纪才被诊断出来的遗传病。

37岁的乔治三世年富力强，即位15年后仍勤于政事。他有时会固执己见，常常目光短浅，这些缺点很突出。但他真心热爱自己的国家，永远恪尽职守。“乔治，别忘了你是国

① 普珊（1594—1665），法国古典画家。

② 一种由体内的酶引起的疾病，主要症状是精神紊乱、腹痛、呕吐等，有时伴随皮肤病。

王。”^① 他的母亲曾这样对他说。当美洲局势日益恶化，议会中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他清楚地看到，他必须做一位爱国之君。

他从未有过从军经历，从未去过美洲，也从未到过苏格兰和爱尔兰，但他对该做什么了然于胸。他相信上帝的眷顾，相信自己高度的责任感，必须让美洲屈服。

“我毫不怀疑，整个国家看清了美洲局势。”他曾向首相诺斯勋爵写信这样说，“我确信，除了强制管辖，任何措施都将是毁灭性的……因此，任何事由都不会让我偏离当前的道路，我自觉有义务沿当前道路走下去。”

1775年3月，上议院有人质疑海军大臣桑威克勋爵，英国赢得美洲战事的机会会有多大。桑威克一脸怀疑：“就算美洲殖民地的人多，那又能代表什么？”他问：“他们都是懦弱的野蛮人，一盘散沙。”持这种观点的远不止桑威克一人，下议院议员詹姆斯·格兰特将军吹嘘说，只要有一支5000人的正规军，他就能横扫美洲大陆——他的话被广为引用。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议会中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却非常支持和钦佩美洲人民，这里面包括激进的伦敦市长约翰·威尔克斯，还有辉格党知名学者埃德蒙·伯克。3月22日，伯克操一口浓重的爱尔兰口音，发表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长、最成功的演说，号召与美洲人民和解。

尽管如此，不管是保守党还是辉格党，没人否认：对于美洲的福祉，英国议会拥有最高的决定权，即便埃德蒙·伯克在那次著名的演说中也不停提到“我们的”殖民地。

① 文中粗体均为作者所加。

乔治三世确信英国在波士顿驻军不足，开始增兵，并派去三个最好的少将：威廉·豪、约翰·伯戈因和亨利·克林顿。豪是议员，辉格党人，早些时候曾对诺丁汉地区的选民承诺，如果美洲爆发战争，派他前去，他会一口拒绝。但现在，派遣令下来了，他解释说：“我受命前往，为危机中的祖国服务，我不能拒绝，不想招致落后的恶名。”豪曾在七年战争^①（美国人称为法国和印第安战争）中在美洲服役。他相信，与亲英分子相比，“暴徒”的人数少之又少。

4月19日战争爆发，第一起流血事件发生在波士顿附近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然后于6月17日在布里德山和邦克山冲突升级（6月的战役在英美两地都被称为邦克山战役）。英国军队一直受困，食物和给养短缺。7月3日，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将军取得了美洲“暴民”的指挥权。

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之间横亘着3000英里的大洋，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传到伦敦需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第一批关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消息传来时，正值5月底，议会正休漫长的暑假，议员离开伦敦来到乡下的住宅。

邦克山战役的消息直到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才被知晓，这更坚定了乔治三世的决心。“我们必须坚持，”他对诺斯勋爵说，“我知道我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永不会退缩。”

诺斯有一副热心肠，他建议不能再把美洲局势当作叛乱来看，而应视为“对外战争”，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7月23日，在唐宁街10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内阁决定：

^① 1756—1763年的全球性军事冲突，起源于英法两国对北美殖民地的争夺，即后文所说的“法国和印第安战争”。

立即向波士顿增兵 2000 人，使得来年春天驻美正规军不少于 2 万人。

邦克山战役号称英军取胜，严格说来确实如此。但赤裸裸的事实是：豪将军率领的英军在一场惨烈的战役中伤亡 1000 多人，这才夺取了高地。伦敦和波士顿都对此出言尖刻——再有几场这样的胜利，胜者将在劫难逃。

夏末，一艘从波士顿出发的英国轮船停泊在普利茅斯，船上 170 名受伤将士，大多数人参加过邦克山战役，所有伤员“都是一副凄惨景象”，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生动地记录这一场景：

几个人上得岸来，绝少有人见过这样的人：一些人丢了大腿，另一些人没了胳膊。疾病缠身，缺少营养，他们全都虚弱不堪。船上还有将近 60 名妇孺，是阵亡者的妻儿，其中几位也惨不忍睹。即便是轮船本身也让人难以忍受，这庞然大物正散发着伤病者的恶臭。

军队仍受困波士顿，那些忠于英王的美洲移民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抛家舍业进城避难。这些惨状也记载在伦敦报刊的通信栏目，以及致伦敦亲友的信件中。《大众晚报》的一篇文章中，一名士兵描述波士顿的情形，说那里除了“悲伤、疾病和死亡”别无所有。另一位士兵的信件刊登在《纪事及广告晨报》上，称军队“急需新鲜给养，几近迷乱……我们完全被困住了……像笼中的鸟儿”。

约翰·辛格顿·科普利是一位肖像画画家，头年离开波士顿定居伦敦，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写给他的信中说：

这场反常的争端带给波士顿及其居民的艰难困苦让人难以想象。差不多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所有营业场所都不开业……我和许多人一样，被弃之不管，极其不幸。我积攒下来的那点东西全都没有了，身上的衣服和口袋里的几美元现在是我唯一的财产。

尽管有美洲战事，更有可能正因为美洲战事，乔治三世在国内总的说来仍受欢迎，议会中仍有众多拥趸。施政纲领、爱国主义以及与乔治三世一样的责任感是议会两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样需要考虑的是归乔治三世一人支配的巨额赞助和公款。如果这还不够，还得考虑明目张胆的贿赂。贿赂在这个唯利是图的体制内已呈常态，这一体制不是乔治三世创立的，但他欣然利用这一体制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事实上，行贿受贿、党同伐异、贪污腐败巧立名目，甚嚣尘上，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早已成为神职人员和著名观察家（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和托拜厄斯·斯莫利特）乐于涉足的题材。斯莫利特说，伦敦就是“魔鬼的会客室”。亲英分子、塞勒姆^①居民塞缪尔·柯温举目所及看到的都是挥霍和“可耻的放纵”，“从底层人出没的场所到达官显贵精美奢华的聚会地都是如此”。思乡心切的柯温感谢上帝没让新英格兰也是这个样子。

报刊上和议会中反对派的批评不绝于耳，美洲战事以及英国的应对措施难免受到误导。《晚报》的谴责最为偏激，称这场战争“不合常理、违反宪法、没有必要、缺少根据、为害甚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位于波士顿东北部。